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一百八

宋樓鑰撰

誌銘

贈金紫光祿大夫姜公墓誌銘

公諱浩建炎紹興間來寓四明至十年歲在庚申公之弟濤以流寓名薦書十二年遂登進士第人爭曰是東都大家能以舉子業致身于兵火流離之餘耶惟姜氏

當承平時富盛甲京師婚姻多后妃侯王之家聲勢翕赫而最重儒學藏書築館延太學名士以訓子弟禮意隆洽賓至亦留設盛饌參政簡齋陳公及一時勝遊皆求閱未見書或登科以去又請舉其友若昆弟題名家塾多有顯人如參政謝公克家侍御江公躋待制高公至臨少卿汪公思溫及其季吏部思齊皆在焉積而至此以起其家公盡室南來弟猶未冠公方急祿每以未能卒業為恨獨任家事勉其弟力學撫育訓導儒風益

振二十九年其長子模中浙漕舉至于三四訖不第又二十年曰桐曰柄曰燾曰煥曰光等相繼累上禮部入太學而柄與光同以紹熙四年賜第遂又繼之皆公之子若孫也噫亦盛矣公字浩然曾祖德安杭州助教贈忠翊郎祖侁右侍禁閣門祇候累贈武經郎父寬成忠郎閣門祇候累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娶朱氏封宜人累贈和政郡夫人少師孝莊之女視欽成皇后為祖姑又仁懷皇后之姪也宣和四年少師以郊祀恩奏補承

信郎調監平江府都稅務福州鹽稅務改明州市舶務
行在草料場嚴州在城都稅務臨安府比較務點檢戶
部贍軍酒庫所糴場行在左藏庫再任京畿第二將荆
湖北路安撫司準備將領改兩浙東路兵馬都監駐明
州者四一改婺州尋除兵馬鈐轄紹興府駐劄陞馬步
軍副總管駐明州秩滿改福州踰年丐祠主管台州崇
道觀又任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未滿納祿淳熙十二
年十二月癸亥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七積官至武節大

夫始夫人先公十年卒葬于慶元府鄞縣豐樂鄉東山之原明年二月庚申諸孤奉公之喪合馬男六人模故忠翊郎監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糴場贈通直郎棧以召對職賓贊終武經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兩浙東路兵馬鈐轄樸以疾不仕祠武翼大夫新權發遣郴州軍州事柄故奉議郎知濠州鍾離縣事林女六人長適故朝奉大夫知泰州司馬儼次適武節郎新東南第四副將紹興府駐劄董璆次適奉議郎知嘉興府海鹽縣事

史彌謹次適國子進士樓漆次適建昌軍新城縣主簿
王深一蚤亡孫男一十人炳煜武經郎新特差充殿前
司書寫機宜文字煇故承節郎閤門看班祇候監饒州
在城商稅煥故從義郎監兩浙轉運司婺州蘭谿酒庫
光奉議郎新通判婺州軍州事燮文林郎監泰州角斜
鹽場焯燭國子進士剡國學生煒燭燭國子進士焯燭
焄燄燭燭炎承信郎孫女九人修武郎新監湖州在城
都酒務宋克明太學生汪祥進士陸杓迪功郎辰州司

戶參軍司馬遂奉議郎知江州彭澤縣事趙希蕃迪功
郎新臨安府仁和縣主簿黃夢與史挺之承信郎新監
撫州戶部贍軍酒庫王堅迪功郎新嚴州淳安縣主簿
趙希怱其壻也餘在室曾孫二十人埏垓填塋塋堅垌
奎坡塾增堂塋塋基墉壁至塋堅曾孫女十人適進士
何冲朱中庸顧大聲國子進士趙時古餘在室公少警
敏及見前輩篤志問學書傳多成誦尤熟老莊之書人
但知為佳子弟耳家在汴都外城一旦碎于兵燬至京

口遇潰兵劫鹵忽為竄人吉州旋即世聚食數十口皆
仰給于公甫冠入仕厲志官業動有可稱北兵將陷平
江郡人驚奔而闔者阻之公叱使開闕去者不勝計公
殿後幾不免人皆德之及掌權酤請創糴場以供酒事
貸本錢于版曹要告身為質公以文書銜裒而進即命
公為之定糴價三等比時估為高初亦罔測未幾米商
輻湊價日以平歲終會其息至百萬緡衆始歎服至今
遵用焉孝宗登極婺以犒軍稍緩口語籍籍公禽治數

輩無敢譁者所至總戎有律閱武有程慢令者毫髮不
貸行之以公人自畏讜所事帥守魏惠憲王崇憲靖王
丞相梁儀公克家參政周公葵給事吳公弋敷文閣直
學士俞公俟龍圖閣學士趙公子瀟皆深相器重樞密
胡公松年守姑蘇擇官寮十人日供故事右列中惟公
得預選所陳又能切中時病仕于明最久詹事周公操
朝請莫公伯鎔俱嘗同寮相與素厚莫公諸子皆為清
望官公至必使環立以侍中書舍人濟來為長史以父

執致敬周公為御史露章推薦太師史文惠王丞相王
魯公周益公皆稱于朝廷諸子出仕猶賴前數公提挈
之力觀其所與則其所存可知矣前後以見辭五對清
光奏陳多合上意有老成更練之裒遂賜橫帶入仕幾
一甲子更攷十之七八終始無玷臨機健決不問劇易
遇事風生以智為樂談論疊疊音吐洪暢聽者忘倦此
皆出于天資惟是生長富貴既更世故遽能率家人刻
苦廉介有寒素之所不及田里細務詳練通曉尤為難

能少有至性母恭人郭氏疾革刲股以進友愛宗黨初以銖積寸累漸為溫飽計會從弟迫于官逋舉以濟之季父客死江西又無嗣公取其遺骨葬于先塋之側歲時祭享族人之廢祀必徧及之弟妹婚嫁身任其責一介不妄取予性實好施推其餘以周人之急亦所不靳也宮教濤出繼伯父既定居吾鄉買地城址分東隅與之築室比隣人羨其雍熙之軌焉舊學不忘時有清新之句自為上梁之文思舊隱于夷門不堪回首築新居

于鄞水粗可容身此特其一班耳專意教子不以家務
嬰其心夜或焚香危坐使之誦習率二鼓而罷模柄之
預薦拭之賜對公皆及見之其在婺時東萊呂太史未
第公知其賢遣二子從游模興之同中漕薦既即世子
孫益守遺訓雖事力不及盛時一二而文風彬彬遂為
儒家始以次子封武顯大夫累至和州防禦使柄升朝
改贈宣奉大夫今至金紫光祿大夫足以信公之志于
泉下後裔方興殆未可量也奉佛素謹撝嚴法華諸經

夫婦繙閱以千萬計入閩積俸置大藏經歸寔家舍結
字端重雖薄遽中家書無一筆行草手鈔內典數十軸
首尾如一從妹歸丞相壽春魏文節公平首相好為堂
西偏藕花盈池丞相名以超蓮書扁以遺之既屬疾掛
衣冠杜門自頤家庭孝謹調娛藥餌久而不倦多拱手
默坐間乘安輿致敬家廟佛像一絲不掛訖以壽終可
以無憾矣鑰汪出也外祖少卿兄弟仕京師同為王府
贊讀既皆嘗授館通家如至親先妣吳國時猶未笄能

備言公家風範相依下汴初寓浙右數困寇攘其卒來
鄞蓋以外祖為歸也外祖尤顧舊好經理不遺餘力既
命伯舅娶公之女弟而宮教洎文節公與伯仲二舅同
在家塾訓飭如一四人聯捷薦書自爾姻婭如朱陳然
鑰以外門之故得從公游又與諸郎共學仲舅尚書狀
公之行蓋嘗助之屬藁今二十餘年母氏舅氏俱即世
而棧撲柄燬煥剡焯亦皆亡矣郴陽泣謂鑰曰先銘未
立日夜痛心兄弟凋零汪氏中表亦無幾捨君無有知

先人之詳者敢以請鑰撫事感慨又嘗銘其二兄及鍾離之墓不得辭銘曰

太嶽之後著姓惟姜承平百年益大而昌延招名儒談經左塾典刑具存燕及嗣續矯矯姜公克荷克承艱難百罹既蹈而興才有餘刃仕一甲子黃金橫帶晚克知止積善餘慶遺訓有傳踵登賢科儒風蔚然東山之原松柏斯允銘以表之其興未艾

司法晁君墓誌銘

晁氏系出于西周王子朝漢有錯為御史大夫元魏有

清為樂陵太守唐有左補闕大夫杲或謂其家有劉元

德起兵時錢券

此稱蜀漢昭烈帝之字避宋朝始祖廟諱故書作元

則其傳世

遠矣本朝文元公以清德雅望冠一時文莊公繼掌內

外制賜第京師昭德坊後益蕃衍散處汴鄭澶濟間南

渡以來江浙蜀道所在寓居實皆出于昭德無他晁也

君諱某字某生于濟之任城曾祖仲參贈金紫光祿大

夫祖端義奉議郎簽書高郵軍判官廳公事考異之超

然不仕妣閭丘氏君資稟不凡少承家法篤于孝友嘗
刲股以起母及仲兄之危疾年踰強仕從叔侍郎濟陽
侯謙之以郊恩補君將仕郎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
循從政郎調建昌軍新城縣主簿繼為沅州司法參軍
君宦情素薄而臨事殊不苟率有可稱其在新城豪強
犁人之墓冤訴莫直君為得遺骸于田中遂伸存亡之
枉廣昌令以匿寇事攘富人之貲骨肉駭散凍餒于外
獄久不決君受責欲行令輒賂君拒之以實聞而還所

籍其家優裕如初居沅纔三月有冒官稱者守意希賞
抵以深文僚吏和之君獨不可守數諭意不為動善善
惡惡行其志類此俄感疾已而起居如平時忽跌坐而
逝安靜不怛不惟積善之報殆有自得而莫知也君宜
達而沉下位宜壽而止六十一寔乾道元年正月三日
也娶姜氏蚤卒子五人子騫子與子思子游子冉文學
才幹俱有家法三女壻通直郎趙某沈忠恕杜雋皆世
家也孫男八人百源百則百海百制百利百禮百揚百

順女六人曾孫二世黻世表七月朔歸至寓居撫州金
溪縣十月二十六日葬君于臨川縣崇德鄉嵯峨山之
西敷文閣直學士公武君之弟行嘗狀君之行事至開
禧三年凡四十三年矣君之子惟子游在孫亦亡二人
矣百海游鄞求銘于鑰老矣學落何足以發幽光獨念
中原衣冠故家日就凋零文獻相傳如昭德之晁則又
鮮矣少時及識敷學風采服其該洽其誦君之賢如許
以託名不朽為幸銘曰

王謝故家風氣一種晁之在漢實配于董至宋益大名
勝繼踵法藏耄智讀者皆竦濟北嵩山詞采泉湧恂恂
法曹典刑莊重以君之才卒于流冗我思前良託名為
寵

直秘閣徐公墓誌銘

慶元二年有旨朝散大夫徐夢華除直秘閣蓋異恩也
始公生于靖康之初元歲在丙午是冬金人再犯闕海
內雲擾建炎二年寇躡江右叛將大盜蜂起公之生纔

四年母氏襁負走陂頭劉氏家僅免于難公既省事自
念生長兵間欲得盡見事之始末宦游四方收羅野史
及他文書多至二百餘家為編年之體會粹成書傳聞
異辭者又從而訂正之號三朝北盟集編自政和七年
海上之盟迄逆亮之斃上下四十五載間具列事實制
敕詔誥國書奏疏記序碑誌之文有正史所不及載者
搜掇無遺成二百五十卷又有綱目一冊併藏于家至
是史官方修高宗皇帝實錄修撰楊公輔率同寮十人

奏乞取公所編之書仍下臨江軍給筆札抄錄以進十一月史官又奏其書有補于史筆為多仍薦公之賢大略云庶靜樂道好學不衰故有是命又奏所編書目內有百餘家館所未備復命錄其全書諸公欲相挽一出與同筆削有諭公者答曰此書本不為進身計力辭之後又得未見之書再編集補三帙所居闕一堂取詞命裒語篇曰儒榮以侈上賜樞密劉公德秀為之記待制楊公萬里為之銘少傅周公必大端明洪公邁而下賦

詩者數百篇遠邇流傳而公之名愈顯矣公字商老清江縣人曾祖用和祖士穩俱不仕父世亨累贈通議大夫母楊氏贈碩人公俊敏篤學至忘飢渴寒暑讀書過眼輒不忘通貫經史百家尤熟晉宋南北五代時事自熙豐元祐以來名公奏議及出處大致無不該綜作文皆有根據用事精確紹興二十四年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洪州新建縣尉以外艱不赴調鬱林州司戶參軍到官未幾又以母憂而歸後為江陵府司戶任滿闕陞

左從政郎乾道四年外移南安軍教授以舉主改宣教
郎知潭州湘陰縣次授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賜
緋衣銀魚諸司辟知賓州到郡遭罷主管建寧府武夷
山沖佑觀華州雲臺觀紹熙元年授荆湖北路安撫司
參議官慶元初引親嫌徑歸再奉沖佑祠引年致仕六
年賜紫衣金魚仕宦幾五十年間居之日為多南安官
舍素在城外請遷入以附校官建雲漢閣以奉御書立
瀟溪二程先生祠于左劉元城張橫浦先生祠于右自

為之記參政龔公茂良時帥江西讀而善之以講筵官
薦湘陰並湖少田多盜帥括盜耕湖田者悉輸租號增
耕稅他邑或移別賦應命公恐重困吾民謂邑無新田
稅無從出帥盛怒移湘潭丞仍窘撫邑事無可疵瑕者
卒免于行更加禮焉增葺學宮嚴設祠像祭器書籍以
次而舉選士主之湘陰于是始興于學矣朝廷議更二
廣鹽法遣浙西安撫司幹官胡廷直銜命與二漕臣集
議境上西漕王公正己以公審知利害邀至蒼梧會所

公謂二廣事體不同使者徒見東路郡多瀕江可通客
販固已非是若西路多山郡近江者少道阻運艱客販
不通價必騰踊郡計不給重為民害郡有兵吏可役民
不告勞若止循官般舊法初無抑配等弊公私俱便可
以經久衆不能奪胡亦是之議定而去將入奏為主議
者所詠畏罪希進盡變其說擢為東路提舉旋升西漕
侍郎詹公儀之出鎮桂林共行客販之策慮公或以賓
州奏事必撼成說武憲熊飛素不快于公二人從而甚

之熊上悔舉之章公遂罷不三年二廣之害果如公言
民食貴鹽富商至破產喪生胡憂懼至死詹亦得罪復
行舊制至今便之周益公當軸謂公前謾未直公答以
事久自明不待辨也歸而悼亡連喪子女官情愈泊然
矣楊誠齋挽使造朝薦進甚力廟堂將處內郡止求議
幕荆帥樞使王公蘭移鎮長沙以公可任帥事申省委
公經時而侍郎袁公樞始來知公止請上幕俸給盡以
三月帥俸歸之又力辭尤歎其廉既而從母之子侍郎

彭公龜年為帥公去替止半年法不用避公乞祠以去
彭公餞以詩云法許公不許法不如公嚴年雖已高手
不釋卷有讀書記忘集醫錄集仙後錄各三冊會錄四
冊皆以儒榮冠其目家有萬書閣籤帙甚整能視細字
如年少時事親盡孝祭器封鐫惟謹有家記一編載時
祀禮式又揭百不憂堂以志義方之效閣前亂石森立
石間多紅薇花若張錦然號紫薇洞天勝日深衣坐閣
下二鶴翔舞于前殆神仙中人也弟妹四人弟得之亦

休官而歸時節聚會子孫甥壻羅拜為壽竟觴卜夜無
倦色從母昆弟七人時置酒款集韋濟川揖黃仲禮琮
彭子壽而下俱效之開禧元年親黨為八十之慶宴笑
數日乃罷中嬰小疾精明如故猶能課諸孫誦習三年
八月浴出瞑目危坐而化二十有一日也娶豐城鄔氏
先公二十一年卒封贈至宜人五男子簡從事郎新邵
州新化縣令範迪功郎新袁州司理參軍籍業進士次
子符幼子節皆蚤歿二女長適免解進士曾三異次適

進士鄒璠亦前卒孫男十人長峯亡矣次嶢次金酉薦
于鄉崧峩嘗崇嶷嶷成一女適鄉貢進士向公美曾孫
二人郊郁二女尚幼諸孤以嘉定元年十一月庚申奉
公之柩葬于縣之修德鄉古牛岡之原始鑰屏居四明
得子壽書俾為儒榮堂賦詩時雖抱疴為作古風寄之
已而子壽與公俱以書來謝比聞子壽之訃固已不堪
云亡之痛而公亦下世矣公既葬之二年簡以赴調來
見謂前詩恨未見北盟全書盡錄以見遺又出其季父

致政所作行狀求銘致政嘗著左氏國紀中書舍人陳
公傳良為之序蓋深于經者書事尤覈敬掇其狀而為
之銘銘曰

靖康兵禍古所未有凡曰臣子痛心疾首公生初元以
及己酉犬羊長驅薦食江右幼而得全實賴襁負少長
讀書志已不苟宦游四方諮訪尋究網羅舊聞編不停
手二百餘家筆下輻湊繫日繫年別記誰某有制有書
有疏有奏衆說雜然攷証是否名聞于朝六丁下取蓬

萊漢閣寵數加厚儒榮名堂足以不朽才不盡用仕多
不偶身退名尊二疏俱壽奄然仙去何憾何咎有子克
孝慶流在後銘以發之尚照林藪

朝請大夫吳公并碩人姚氏墓誌銘

仙居吳氏自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康肅公以儒術發
身入從出藩為時名臣長子興化使君首躋世科兄弟
簪笏蟬聯多至郡守族黨中登貢籍擢科級者相望遂
為巨族鑰淳熙五年由敕令所刪定官贅倅丹丘始拜

康肅于湖山堂時居邑之石井既掛衣冠夫婦偕踰七十子孫誥誥坐享耆福谿山勝絕來者如游崑閬鑰一見辱知獎良厚因得與諸子游今識其家四世矣興化明銳奇龐謂必可接武夷路不幸嬰末疾止于中壽次子鄴丞壻四明史氏鑰以第三子娶其女遂為姻家今知吉州公比為大理寺主簿同朝見過泣而言曰先君抱負不凡先妣婦德素著而葬之日兄弟尚未立未有銘文以傳後介弟既亡繫誰之責援親契以請余感念

疇昔為之永慨乃掇括蒼貳車郭君睎宗所為行狀及
興化自為姚碩人行述大槩併為之銘君諱津字仲登
世為台之仙居人曾祖允昭故贈武略大夫祖師錫故
任右承議郎累贈光祿大夫考希康肅公也官通奉大
夫累贈少師妣郭氏贈魯國夫人君幼嗜學強記博通
羣書尤熟文選或覆誦終帙年十有五以詞賦魁鄉校
嘗從秘書郎王公衡頌臺主簿胡公權殿中季公棠游
三人皆名儒每器重之康肅為御史以郊恩任將仕郎

為銓闈第二人授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侍旁益肆
于學連薦漕臺登乾道五年進士乙科充兩浙東路安
撫司幹辦公事改宣教郎知處州麗水縣監行在都進
奏院為親求補外添差通判紹興府淳熙九年賜五品
服十年繼丁內外艱執喪哀甚倚廬增慕靈芝產于楮
人嗟其孝感紀以詩文服除權發遣江陰軍未上改主
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尋知廣德軍以足疾丐歸改
興化軍慶元二年屬疾八月四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

四累官至朝請大夫娶姚氏封安人先公六年卒葬之地曰西隩去先墓百步累贈碩人男四人機朝請郎知吉州軍州事樸故通直郎知慶元府鄞縣丞拭迪功郎福州福清縣主簿標迪功郎衢州開化縣尉兼主簿女一人適進士姚棟孫男四人華煜煒灼孫女九人長適承奉郎監西京中嶽廟樓治次適從事郎新贛州司戶參軍葉言次適將仕郎盧樵次適承信郎新差都大提點坑冶司監轄銅錢金銀場顧士龍餘在室曾孫男一

人諸孤以十二月辛酉葬公于郭但山東陳之原遷碩
人之柩祔焉公志趣高邁不溺于膏粱之習種學績文
與寒畯爭馳久在親側宦學增益小試于外動有可稱
初入帥幕丞相蔣公太師史公為帥屬以文詞以遠器
期之丞相葛公樞使黃公為僚相好號一時幕府之盛
麗水試邑恪守家範夙興冠帶視事決訟如流庭無留
牘嚴于治盜民以奠居邑社稷壇壝圯壞學宮尤不葺
公謂非所以安士訓民也乃築三壇于學之東偏又徹

學而新之歲祀月書如儀士民俱勸焉及官奏邸同知樞密院事謝公時在諫坡舉公自代有曰治邑有聲立朝無玷方嚮于用懷親求歸朝士歎其高致賦詩宴餞歸娛邇下久之乃到官參政李忠文公多以郡事委之裁決歲饑流殍盈路公請發圭租倡率勸分人遂樂從待制朱文公為提舉官任以荒政躬走阡陌如懷隱憂有所措畫俱從其言以文學淵源政事詳練薦之廣德久旱種不入土粟價翔踴公齋禱祠山隨車沛然時米

舟輻湊官兵得空券累月悉以給之積訟不決而兩獄
隘陋卑濕公曰不葺不決疫將興矣先呼囚徒稽貌察
辭隨處以法輕繫以片言折之諭獄官邑令曰決數事
旬餘囹圄為清減商算損酒價訪水利民聽已孚而去
矣遮道擁車至有泣者曰官何來之暮而去之速乎康
肅軫惠隣里穀貴則損價以糶歲寒則賦粟以濟散藥
給棺一方賴之公謹不敢廢湖山亭館以時整葺追慕
不足築祠于堂之隩又以隱居詩篇刻石時節擷芳薦

新事之如生者舊有為父母所厚者尊禮之如故時正
旦合鄉之士夫于邑庠謁先聖先師及先賢之祠序齒
講拜升堂舉酒略如鄉飲之儀為文平淡援筆成詩蔚
有父風合詩文十五卷藏于家莊重恬靜中無機心與
人交久而彌親不知者或以為簡公不改其度寬裕容
物無疾言遽色服用儉約而厚拊姻舊雖甚費不靳康
肅嘗以歲侵為憂公適歸自稽山白曰頃年得祿儲穀
可數千斛舉以均濟親顏大喜殆有前輩麥舟之餘意

使其得究于用可以及物可以亢宗而見于世者止此
可哀也已碩人家黃巖承信郎義之女甫笄喪母已能
任家政既歸于吳舅始丞郡而家尚婁寓族長之家光
祿洎夫人俱存家法素嚴魯國病足已久矣夫子方從
師友于外無娣姒之助以家婦獨任梱內之責人以為
難光祿與夫人既喪用益窘小姑出適發奩具以佐之
石井卜築竭所儲以庚費康肅素好賓客不問家有無
先意治具以竣所需康肅以賢婦稱之見于遺札其亡

也夫子哭之甚哀吉州以作邑有聲連歲進擢以至大
郡可以知興化義方之訓鄞丞既亡而吉州求嫡母之
銘甚切又可以見碩人鵙鵙之德是皆可銘也已銘曰
括之陽兮仙所居伊石井兮公之廬隄萬壑兮清流瀦
夾明鏡兮澄冰壺偉康肅兮蚤垂車謝軒冕兮天為徒
君冢嫡兮如伯魚傳衣鉢兮鄴侯書宦學富兮歷仕塗
見諸用兮直緒餘歸不改兮先規模終相從兮山之隅
夫人德兮鵙鵙如義方壺彝兮藹里閭我維銘兮子刻

諸慰孝思兮貢幽墟

直秘閣孟君墓誌銘

君諱嵩字嶠之孟姓也昭慈聖獻皇后兄子信安郡王
之次子也后以聖德母儀四朝信安勲在社稷密贊中
興賢德問學為戚閑之冠高宗寵遇如唐肅宗之待李
鄴侯無與比者公之高祖在安武軍觀察留後贈太師
韓王祖彥衍中散大夫行開封府左司錄贈太師豫章
郡王信安諱忠厚少師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提

舉秘書省贈太師母秦魯國夫人王氏世本汴人五世祖魏王徙居衛州共城後復居汴信安南渡家姑蘇遂為長洲縣人君十歲以祖蔭補承事郎性至孝不忍捨親出仕奉祠膝下者數年紹興二十七年任軍器監主簿未幾信安薨懇免臨奠特恩除直秘閣賜緋魚服除授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幕府笑談一坐盡傾事無巨細勤于關決使長多資決而後行未滿除監尚書六部門時隆興改元之季冬也乾道初供職職事簡寡

而才地有餘尚書郎或有假故長貳更委攝承幾遍二
十四曹遇事益練習而聲譽日休輪對陳利害甚悉上
嘉納之六月始以制書攝倉部公自以驟進抗章請外
二年通判楚州又力請祠再任主管台州崇道觀滿秩
通判臨安府七年瓜期將及會光宗以皇太子尹京易
倅為府推八年始改浙西安撫司參議官淳熙三年八
月到任蓋家食者餘十載淡然不復以仕進為意人皆
期以遠到而明年八月丙戌以微疾卒享年四十有四

累官至朝奉郎五年四月癸酉葬于常州無錫縣富安鄉許峴山之原去先塋數百步娶仲氏左朝請大夫淮南安撫司參議官并之女後公七年歲在甲辰卒有賢行克相夫子子男五人夔右宣義郎監秀州華亭縣市舶務次曰曾俱先卒次曰猷朝請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次曰導朝奉大夫權知嚴州幼曰翔故迪功郎信州司戶參軍女一人適朝奉郎知真州李大理孫五人繼勲修職郎監鎮江府大軍倉門繼華修職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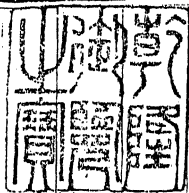
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都錢庫繼顯迪功郎新
鎮江府丹陽縣尉繼勤將仕郎繼勇兩浙轉運司進士
惟信安謙恭威重有大功而不居遜遠權勢被服儒雅
居第擇窮僻處門宇卑陋以終其身至今不為勢家所
奪猶存其舊吳公棫字才老仲公參議字彌性皆名士
以女弟嫁吳而與仲為姻家其好賢類此故子孫多賢
公自幼承義方問學有原委論議正平性又強記一經
見聞輒不忘詩句清新有冰翁之風一時名公多與之

游自奉寒素而好濟人之急篤于教子刮磨豪習二子
三孫俱聯名薦書繼顯先登嘉定元年進士科藹然為
儒家矣鑰少隨侍都下嘗識風度而不及相接親見公
在部門丞相魏文節公為天官舅氏尚書汪公為郎與
公相厚稱美不容口沖佑漕淮浙為太府卿兼權刑部
侍郎嚴州嘗為大理正兄弟有賢譽俱得奉周旋鑰比
知貢舉首閱榜帖一見公之孫姓名為之忻然知孟氏
之方興而未艾也得書以公之墓未有銘遠以見屬遂

銘之以慰孝思云銘曰

昭慈之聖信安之忠輔成中興盛德豐功公爲愛子餘
慶所鍾問津郎曹受知諸公位不稱德壽弗及中積善
曠達不于其躬子孫日興益振家風我惟詩之表于幽

宮



攻媿集卷一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一百十九

詳校官右中允_臣薩敏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_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_臣席大賓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一百九

宋樓鑰撰

誌銘

周伯範墓誌銘

周氏為四明望族不惟名宦相繼而前輩源流其來也
遠孰不欲仕惟周氏之仕者多以壯年退休有四休堂
則家風可知明今為慶元府周氏世為鄞人居城中西

湖十洲之西君之高祖告贈正議大夫曾祖師厚登皇祐五年進士科娶范氏文正公之女忠宣公之姊也仕至朝散郎任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贈銀青光祿大夫次子曰鐸元豐二年登科娶胡氏右丞宗愈之女兩娶王氏翰林學士覲之女又娶陳氏正言伯強之女仕至中大夫才業尤高嘗以忠憤上書遂陷黨籍又以外家妻族皆一時名公俱在姦黨動輒拘礙以經世之才僅知南雄小郡賢士大夫多痛惜之仲子諱淵亦有家聲仕

止右儒林郎娶俞氏君即儒林之子也諱模字伯範性敏悟承家世之傳幼篤志于學如成人從濟南劉壽夫游又學書于睢陽徐濟甫有楷法年纔十七而儒林下世兄弟終鮮四姊一妹俱未行親黨為之危慮君雅有心計沈靜善謀既訖葵送女兄弟俱歸里之善士皆人所難免喪之後一舉不遂即棄舉子業一意世學繙經閱史幾不釋卷以為名第有命不可彊求不墜家聲足矣建炎兵燬先廬蕩然儒林所居湫隘以此事屬之君

君承先志大啓堂宇甲于吾鄉奉累世丘壟隨力葺理
歲時修祀事物必親臨器必親濯諸父既亡從兄伯濟
比隣君事之如同氣榜所居曰怡怡堂以著其友愛之
篤中大夫遺文甚多如承宣集等行于世文集僅二十
卷君恐其久而墜失手加編校以千緡為鈔版印造之
費始得家有此書年登半百即以櫝櫝施貧人之喪所
濟甚衆官道傾圯加以甃甃行者賴焉經理家務井井
有條時出其餘以周人之急姊妹既行及宗族之疎遠

者恩意有差居閒好客觴豆終日不倦晚又增葺後圃
益以自適號得閒居士縱心之會鄉里合慶以為君福
壽未艾也明年是為嘉定元年三月二十九日以疾卒
于家娶朱氏子男二人曰熺慶元四年為鄉貢進士次曰
烜先五年卒女三人長適汪之彥次適鄉貢進士李
夢龍幼在室孫男六壘塚圭垵堪埏女五人長適陳鎮
餘未笄先是朱夫人葬于通遠鄉銀山熺將以十二月
壬午奉君之柩合焉君素了達不以窮通死生累其心

豫卜壽藏美殯之備已十餘年吾邦舊有真率之集仲
舅尚書汪公主盟斯事君實預焉余投閒一紀從容其
間君少余一歲基品又相近在會中尤為親密後雖以
憂患疾疢寢廢去冬西上君送于郊握手道別尚期餘
生為老伴侶聞君之計盡傷殊甚熺來求銘義不得辭
余有表妹之夫子建植于君為疎族死無所歸君呼其
子某使葬于其先塋之傍某游學又任其掃松之勞是
尤可書也銘曰

四明之周著名吾州家在十洲堂有四休君承其流抱
才則優不忤不求無悔無尤家立身修晚益夷猶棊枰
觥籌里閭沉浮積善未酌如穡有秋我銘諸幽後人其
收

承奉郎致仕李君墓誌銘

江口李氏鑰及識其五世矣始秉義諱珂善富樂施鄉
稱長者再娶王氏寔提舉廣東市舶勲之女兄太府卿
正己之姑也卿為鑰之姑之夫以是與李氏有連鑰生

長外門幼年外祖汪公少師外祖母越國王夫人過其
家先妣吳國攜侍行時李氏鼎盛夫婦偕老子孫滿前
宴樂連日侍御史王公伯庠銘秉義之墓謂其持心廣
大與造物者合三子長諱侑字子列一善幹蠱奉親有
稱仕為修武郎建炎三年寇殘四明遊騎向奉川出財
力募鄉兵守禦邑境以全鑰嘗記其事甚詳是生九子
第四子諱充庭則君也字伯振資孝謹最為大父母鍾
愛昆弟既衆家析而非舊矣君躬行善道刻意教子元

白居長受學于舒貳車元彬歸以淑諸弟既為大學上舍優選待年廷試弟及子俱有場屋聲聯翩科級詵伯中嘉定元年進士第迪功郎監紹興府三江鹽場詒伯鄉貢進士訓伯國學免解以稱內舍生又中上舍選以制中開禧元年進士第迪功郎新紹興府餘姚縣尉詞伯在兄弟間才氣實相上下雖進取未效而士友固已期之從子森同以舍法待年從弟之子誨伯亦薦于鄉于是文風大振遂為儒門鄉里歆艷其興未艾也君冲

澹與物無競善處宗黨周旋彌縫無間言父母既沒撫弟妹畢昏嫁經理不遺餘力親族子弟不問賢否一家誨誘里人間有彊獷之人遇君輒斂避教子以踐履為先不專事舉業諸子學成而不偶不以介意及其名第寢興視之亦藐然人莫窺其際平居以書史自娛前言往行有契于心者必書之座右首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如心之謂恕也又曰我必不忠不仁無禮皆自反之道也又曰一飯之德必報況其有甚于

一飯之德者乎可以知君所存矣間作歌詩平淡如其人閱名臣言行錄遇合意即作詩以記之至百餘篇慈福宮慶典以二子在學封迪功郎嘉定二年郊祀恩轉承奉郎就養三江以疾卒于官舍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也娶張氏封孺人朝奉郎嗣良之女姑之子也六男子長即元白次詵伯詒伯詞伯誠伯訓伯惜詒伯誠伯先卒女四人黃直愛張復袁邦傑張繹其壻也孫男九以稱以制以牧以豫以清以寧以生以似以翼孫女六

人長適袁沂餘在室曾孫女一人明年閏二月甲子諸
孤葬君于鄆縣塔嶺之原書來求銘數年以來日見李
氏昆仲奮發益歎積善餘慶之盛聞君既亡家人始得
遺言于篋中區處後事甚悉且戒喪葬俱循古制無徇
世俗有曰家中遺產惟有一經教子而已又曰吾幸有
子所欠惟一死不以諱也賢哉銘曰

祖開慶門父全鄉邑君繼以善子孫玉立或升于學或
慶于鄉儒風大振名第相望衣冠方興所貴持久毋渝

淳則用篤厥後

承議郎謝君墓誌銘

余家世業儒五世祖正議始以鄉先生決科起家五子俱傳業而季子夢弼諱肖尤攻小學又傳其五子其仲元應諱弃獨殿諸老說文解字經典釋文始末通貫幾于成誦鑰侍教累年故頗知字學客授東嘉與諸名士游獨謝君季澤最為同好相與攷訂文字毫髮必計後十五年復叨假守時過郡齋晤語甚樂也別後時見其

筆畫愈工余既投閒聞其亡矣亡又十五年當嘉定四年得其子有開書以銘為請既列君之行實又以張忠甫所作乃祖志銘陳君舉序君所著正字韻類五卷來撫其書為之傷歎此真季澤留意之書也因為掇其大槩而系以銘君諱雱季澤其字也溫之永嘉人曾祖文淵祖君任有鄉行父知柔嘗居瑞安之樂善里里人稱樂善先生君仕升朝贈承事郎母張氏贈孺人兄黥有聲上庠君性穎悟承父兄之訓博學強記自經子百家

之書皆手自校定音訓句讀一一不苟以是文亦日進
援筆立就不為艱深之辭紹興三十年入太學乾道五
年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福州連江縣主簿丁母憂服
除再調台州司戶參軍闕陞從事部淳熙十二年為高
郵軍軍學教授改宣教郎知福州寧德縣主上覃恩轉
奉議郎賜緋衣銀魚慶元改元年勞轉承議郎三年以
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三娶萬氏有婦道先君五年卒
贈孺人十一月庚申合葬于西山廣惠院先塋之後山

二子有開有大孫四人師中師善師俞師心女三人君
講學務出于正早受知于舅氏端明忠簡張公闡忠甫
名淳君之內兄君舉名傳良又張氏壻龍圖鄭公伯熊
毗陵薛使君季宣皆里之名公周旋其間不扶而直聞
佛老巫覡之說必深排之既仕而知者益衆丹丘郡用
不足取于民者多居嘗受輸為之搏額外之求宿蠹一
空五邑稱之朱公熹為庾使風裁甚高一見君如故交
留語或至終夕屬以荒政及滯訟以辦集稱祭酒李公

祥為淮南提舉薦四人于朝籍記中書高郵教官預馬
錢公之望為帥舊與君同舍知其才訪以民瘼君為論
科買瓦甃薪葦洎差役工匠之害尤悉帥得書喜曰仁
人之言其利溥哉下屬郡盡蠲之及試邑日危坐聽事
事至立決故無留獄出儲粟以賑之增學糧以養士閭
有蠱毒法禁數嚴而姦民反以誣善良吏復鍛鍊或至
誣服君察其誣白之部使者曰蓄蠱者固不可赦誣人
者自應反坐卒平反之鄰邑連江亦有是獄太師鄭公

僑復以委君又得其情無不感服故吏畏其明而民樂其寬焉死之日巷哭相聞有攀號輶車不忍去者士夫挽章盈帙祭文率數十百言且相與祠于老氏之宮平時勤謹禮法冠昏喪祭皆有典則律子弟尤嚴于拜跪舉止之際衣冠服色斥去浮薄之飾君既亡其子行絞紼之制悉去世俗不經之文承君志也君性孝友二兄早世撫育諸孤為之畢婚嫁治室廬又勉之學勇于赴人之急惟力是視樂聞人善有過多面折之敏而善謀

審度事宜往往中的惜乎不假之年其見于用者僅止此耳韻類一書援據精確不知者以為苟然惟好之者然後信其積學之工每謂使之在天祿校讐之職必有補于斯文然亦不及此余所以重歎也銘曰

古之設教學有大小六藝之目殆不為少幼而貞淳習之既成壯而用世足了一生惟此字學是為一藝後世忽之謂學之細禮樂既壞射御罕知數亦失傳惟書可為我家有原余亦素嗜間亦語人鮮有同志頃仕東嘉

日親友朋惟此謝君時稱筆精以文發身又敏于政篤
意斯文字為之正亡年五十始得其書著之于銘以貴
幽墟

贈銀青光祿大夫宇文公墓誌銘

宇文氏本居河南唐末入蜀遂為成都大家隆興初元
鑰忝進士科與淮東總領子震兵部尚書介同登尚書
嘗幸同朝而總領以出入參差竟不及識三仕周行多
見蜀士尤聞今貳卿及樞密之名恨未遇也告老復來

樞密由京襄宣威召還文昌遂躋右府貳卿以棘寺奉
使北歸上從班皆一見如故交貳卿引嫌出守當塗鑰
既叨參預與樞密情好日隆一日親攜貳卿書以二親
銀青及夫人之銘為委謝不敏至再三終不得辭謹撫
所示行述書而銘之銀青諱師說字德承曾祖宗象累
贈太師魏國公祖邦彥故任朝奉大夫尚書屯田員外
郎累贈太師齊國公父時中故任左中大夫直龍圖閣
累贈通議大夫公之二伯父以文學被固陵深知迭掌

翰苑繼為丞轄樞廷家聲臨一時公少在富貴中而天
資沖淡惟專意于學自為程度風雨不渝由伯父任補
承務郎銳情舉業兩占薦書尚選父母既鍾愛之公亦
不忍離膝下既冠三請祠祿以便養龍圖勉以仕始為
潼川府路轉運司主管文字使長喜興獄一道騷然州
邑為之屏息凌忽官寮雖有言不屑也公氣平而語勁
遇事堅執未嘗少屈下期于用己之學長為斂容獄亦
寢息俄丁母碩人房氏憂父既奉祠公亦不調龍圖服

除又任常平司幹辦公事甫到官而以疾卒年止四十
寔紹興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也官止奉議郎平時
鄉黨搢紳品論世家子弟之賢必以公為稱首至是相
與嗟惜又不能自己也兩娶房氏贈通議文安郡夫人
四子紹猷故奉直大夫知漢州紹諤故文林郎知敘州
南谿縣次紹彭由權戶部侍郎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
次紹節以龍圖治命繼伯祖樞密太傅肅愍公後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一女適承議郎新

知簡州楊思成孫五人景韓景脩俱終于將仕郎景琦
迪功郎監漢州商稅景度儒林郎添差兩浙西路提點
刑獄司幹辦公事景厚迪功郎邛州安仁縣尉孫女三
人曾孫□人二子以郊恩累贈公銀青光祿大夫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于廣都縣龍華山之原後三十餘年文
安夫人祔焉公既蚤歿諸子尚幼公之學行俱不得顯
于世文安每舉公之遺烈以教之大略以為公之讀書
為文皆有繩準經史百家之言悉以次第繙閱沈潛反

覆隨疏坐石旦為某書夜為某氏之文手抄成誦若布
衣初學之勤者喜與士友談易時誦家人正家之道以
勉我相敬如賓公退則閉閣弦誦哦詩緝文一不以家
事介意此皆公之所安而道行于妻子之實也歐陽公
幼失所怙罔知其父崇公之詳其見于瀧岡阡表者皆
鄭夫人之言也敢引以為比公之隱德所謂非此其身
在其子孫貳卿方以名從臣出典藩方樞密先膺大用
宇文氏之興真未艾也天之報施豈不昭昭乎銘曰

宇文之先其積已厚樞筦丞轄赫然華胄公居其間卓
稱孝秀天爵為貴多文為富學優入仕不渝素守出門
軸折才不及究非此其身宜昌厥後我惟銘之用詔不
朽

文安郡夫人房氏墓誌銘

夫人姓房氏諱妙光其先顯于唐廣明中扈趨西狩因
家于成都之華陽曾祖審能贈朝請郎妣安人宇文氏
祖希參朝散郎贈通議大夫妣碩人張氏杜氏父永朝

奉大夫通判嘉州妣宜人張氏夫人性明悟在羣兒中獨若成人少長事親知色難之義不但長于女工也宇文氏世有姻好嘉州先以次女歸直龍圖閣時中之子銀青公師說又以第四女繼室是為夫人夫人之姑姑也未幾即世執喪哀慕扶護以歸又謹視龍圖次舍食飲之宜已而治閭內奉烝嘗一如姑無恙時以寬龍圖悼亡之悲銀青為潼川漕幕夫人年纔過笄恪守家法食不重肉而豐賓客之奉夫子盡職不苟退則耽書一

不以事物自嬰內助之力也嘗侍龍圖疾奉藥餌甚謹少間曰吾婦孝敬他日願汝子婦如此銀青事兄如父夫人待長姒如姑百口無間言銀青卒于潼川倉司夫人三十有二諸子皆幼送終治墓無一不盡自後專意教子晝夜不怠又舉銀青學行以為法故諸子益自刻苦相繼預薦季子紹節遂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銀青之兄赴合州夫人領諸子留里舍教愈力用愈儉歲入之餘悉儲以聽一毫不自私合州晚歲閒適夫人與其

如分月主家務或客至紛沓供酒肴無倦色伯與如皆
敬歎之如既寡居相好益篤事夫大小未嘗先可否至
不敢專席而坐若非輩行然二十年如一日親黨皆以
為不可及如止中壽四女未行悲卹撫摩不啻己出俱
使之得所歸長子紹猷得官成都張宜人年高喜于便
親即聽迎侍一二日必歸母側曲盡孝養宜人及見外
孫以次授室相繼出仕謂夫人曰汝父與舅皆稱汝孝
盛年守志不以悲哀亂所守固知其有今日矣送子之

官戒飭尤備引雋不疑之母之語及談上世官業以勉之且俾廉勤首公無躁進無詭隨不以馳騫寵祿為急也肅愍公靖康奉使結約舉義謀泄遭變盡室死之龍圖命銀青以紹節繼伯祖為孫甫冠夫人即遣詣行在所以其事本末請于朝留十寒暑每以書戒其盡力毋念我事既昭明卹典優渥乃俾追喪略無嫌忌人尤以為難平生動中準繩高見絕識有士大夫所不逮然語笑不妄發未嘗以所長自為表襮賙人之急如恐弗及

故奩衣襦久而如新視世之紛華榮耀一無所累其中
者淳熙九年六月十八日卒享年五十有九明年十一
月甲子祔于銀青之墓子女孫曾悉在銀青誌中嗚呼
夫人在家為賢女既嫁為孝婦妻道母道又皆兼盡可
以為閨門之規範矣是宜銘銘曰

彤管不作傳姆無教孰能閨門惟敬惟孝猗歟夫人謹
于三從事如如姑又篤其終義方尤嚴繩繩孫子慶必
有餘川至雲委典刑如存是為壺彝凡此婦道百世仰

之

朝散郎致仕宋君墓誌銘

隆興改元永嘉進士得人最盛尚書木蘊之既在魁選
一郡同登至二十七人余忝末科至乾道七年客授此
邦三年間多與同年往還甚樂也後又假守則在者已
寡矣今四十載惟余叅議光遠宋貳車正卿在鑰亦偶
未死故三人時以音問往來而正卿又亡矣明年其弟
習之持書求銘正卿之墓投涕之餘為序其平生而系

之銘且請光遠篆其蓋云君諱晉之正卿其字也舊名
孝先字舜卿五季時處士靖自福之長谿徙溫之樂清
邑有張文君隱居築室為鄰而緱山僊人吹簫臺峙其
前真勝地也今八葉矣子孫繁衍為名族曾祖惟表祖
世則俱晦德不耀考允修行義過人有聲舍選而終不
偶篤意教子既口授以尚書大義又力貧為之擇師君
既升朝生封承務郎後又贈至奉直大夫妣萬氏繼母
張氏皆贈恭人由是邑人益勵子于學君幼穎悟日誦

數百千言弱冠從梅溪先生王公十朋游學徒數百人
獨君首出王公器之曾以詩贈別褒借甚至未幾入太
學登乙科授左迪功郎汀州司戶參軍王公又以詩送
行期待尤遠到官明銳任事不擇劇易郡政待戶曹乃
決有霹靂手之名秋稼加耗病民君以郡命蠲之人皆
謹服校文三山士踰二萬杜君申有場屋聲又嘗名薦
書文卷已遭摧剥君識于衆人中引義力爭竟寘舉首
果以經魁南省人尤服鑒裁之明時丞相王公淮檢正

吳公龜年少鄉鄭公伯熊同為部使者皆欲出其門外
移長谿丞縣去福州數百里休戚幾不相同丞相陳公
俊卿為帥君言邑之利病多所開納贊其長黃君藻和
而不同相得尤深罷官祖餞揮涕而別海舟之隸于邑
者數千艘君既被檄總籍其目分番以備調發舟人安
之時造戰艦期會趣迫君緩其期事亦隨辦伐木必親
相視而後取其免于斧斤者疏宋公松丁奉直憂治喪
諸費一金不仰于公家歸營葬送仍自為壽藏于側泣

曰尚當供養于地下也除服調臨海令以辦治聞催科
不擾囹圄屢空太守邀入簽幕郡縣視猶一體知無不
為輶車行部士民遮道稱德政者動數百人樞密丘公
密為憲使率諸臺薦于朝及去官壺漿攀戀旗幟咽道
相望不絕前此未有也再調光化令鄉人王公自中為
守每稱為老先生被邊事簡作亭豐山之顛遙望卧龍
舊隱暇日相與登高弔古哦詩度曲不復以僚屬相遇
改奉議郎知奉化縣君三更邑寄熟于綱目刊方為圖

坐以無事民大愛之丞相謝公深甫臨海人素知治行
時在參預欲引之周行君赴部授信州通判以歸佐郡
期月即引年求謝事謝公又卻其請且勉留之秩滿竟
以朝散郎致仕或謂理賞可及正郎君曰不翅足矣翩
然還家聞者愧服天資孝友奉直素為鄉曲所敬憚以
儒術自信黜釋老之說每曰親亡而藉緇黃以薦何待
之薄也死欲連葬或溺于陰陽家之言以幸富貴至累
年不入土者不孝為大其卓見類如此君之執喪一遵

遺言追慕老而不衰歲時祭祀焄蒿悽愴如將見之言及則必泣然弟習之少君四十歲撫之如子捐祖產以畀之而不忍析爨弟亦恭謹好學事君猶父門內以禮法稱護墳塋如護頭目拜掃必躬必親宗黨貧者收卹經紀有孤女則為遣嫁之不惟子弟承教修飭廝僕亦能以生事相戒有古樟蔭蔽甚廣自號樟坡居士晚又築亭其上榜曰可高賦詩賡酬者衆鑰亦預焉嘉定四年八月屬疾終于家享年八十有六娶孫氏繼萬氏皆

贈安人二子長曰統迪功郎寧德主簿衢州比較務調
邵武軍司法姿稟端重居家臨政綽有父風不幸先二
年亡矣次曰纓孫四人佝僂倣皆業儒幼曰宅孫女四
人伯適進士劉頤仲適國學進士張復道叔從浮屠名
法定季適進士萬達女孫三人習之與纓將以五年十
月丁酉葬君于縣蓋竹山寔附先塋君志也君敏而靜
貫穿百家不為艱深之文明白豐贍詩辭高勝淡而實
腴即席唱酬鋒起泉湧人畏其捷而服其工所至留心

風教勉厲後學長谿有隱君子林君維屏號榕臺先生
君屈致邑庠遇講書與其長率邑之寓公聽焉學者益
勵丞相梁文靖公聞之遂招入郡中一時政化之盛君
實啓之憂居開義學來者輒受勸諭有文齋舍有銘深
衣大帶濟濟翼翼習俗益嫻臨海官事整暇太守熊公
克遇視學則請君為說春秋光化既為一新軍學至奉
化則又親見之銳意興作里士監南嶽廟汪君伋與其
弟份斥家財為之倡衆亦競勸輸貲鼎新照映山川舉

梁之文落成之記皆鑰為之自爾累舉得士為多家素
貧孫安人初以田四頃自隨伏臘粗給仕幾四紀無一
丘之益客至必留盡歡或假貸以續食人為不堪晏如
也歸老餘年齒落復生髮白更黑頽然為鄉曲之望詩
文甚多隨有散佚今惟乾坤二卦中庸大學禹貢洪範
講義春秋十二公論各一卷歷代中興君臣論二卷擬
進萬言書一卷樟坡集三十卷藏焉銘曰

阜陵取士隆興之春惟溫最盛二十七人我幸同升游

官海濱相與往來久而益親四十餘年如星向晨惟宋與余壽踰八旬宋君忽焉而逝遽陳行義治政藹然弗泯難弟貽書其請甚勤哀懷易感勒銘翠珉

從兄樓府君墓誌銘

我大父太師齊國公五子二十五孫惟九伯父五子皆鑰之兄也諸兄凋零殆盡惟兄長鑰一歲自幼少追逐晚益相親鑰投閒十三年時時步履相遇山肴野蔌聽琴觀奕酒酣而歸甚適也憂患之餘既掛衣冠期與兄

樂此晚暮嚴召還朝重惜此別初謂可以復尋舊銘兄
亦促使蚤歸忽聞兄訃驚痛不自勝乞身未遂又聞將
葬二子來求銘嗚呼遂無兄可事矣雪涕書之兄諱鉉
字少及吾家世為明之奉化人入城而著籍于鄞者至
吾兄弟五世矣推而上之僅得八世積德有素至高祖
先生諱郁決科起家一仕遽休仍教授鄉里官止大理
評事累贈正議大夫曾祖諱常朝議大夫累贈太傅祖
諱昇徽猷閣直學士累贈太師齊國公父諱琚朝散郎

母陳氏封安人朝散兒女俱衆與安人勤儉治家尤篤
意教子叔子鉉有場屋盛名以丙科仕至臨安教官季
子鉅亦自太學晚為歙丞兄幼子也天姿謹恪讀書之
外竭力事親于伯仲間急病讓夷心計精密既不及祿
仕一意守家法安分知足自奉至薄量入為用數十年
如一日朝散得齊公繼繡堂故基為宅後既不足以容
衆兄得田三畝力營築室未幾落成過者駭觀入其家濟
濟如禪房精舍地無一塵闢門臨水得城南勝處內

地纔幾弓花卉果蔬手植以供小摘之需真隱士之廬也朝而誦經晝則假寢暮止三酌陶然自適一呼燭則不復飲食故絕少疾病性諒直語輒見肺肝親故有過忠告或面折之自謂愛人以德人亦諒而服之奉丘壟及致祭謹甚一物一器必出親臨尤好賓客至則談笑欵洽小酌亦有恩義夫婦齊年俱至七十親黨合樂高會扁其堂曰雙慶冬至元旦鄉校有序拜之禮兄必夙戒子弟率先而往風雨不渝每自言曰吾無才術以發

身賴祖先宗族之庇處夏屋三紀何以堪之生計素薄
不足以卒歲斤斤自處人不見其際遂為鄉里善人以
終嘉定四年六月屬疾初無他苦丙申卒于家享年七
十有六娶寧海李氏克相夫子以齊其家二子浹洽一
女適文林郎撫州崇仁縣丞舒祐孫六人權柄校摺檜
櫓俱業儒柄出繼為長兄主簿鈺之孫孫女口人長適
方楷次許適舒樞外孫也餘尚幼將以五年八月丙申
葬兄于通遠鄉金谷之原植德菴後兄所自卜欲從父

兄于地下也兄雖出世家辛苦自立竹頭木屑未始輕
棄物多可為兩用若瑣瑣者先具美槨壽藏雖一日二
日可為者亦皆豫辦略無拘忌之嫌又可見兄之曠達
矣二子事親素謹兄亦以家務分委之繼續舊堂幾不
能保兄言之或至泣下決力圖而得之兄又喜甚將以
故扁揭之未能也鑰既不得歸奉吾兄自念叨竊逾分
上有憂責下困應酬每起伏波羨少游之嘆今日東望
尤為心折淚迸哀哉無及也已銘曰

齊公守鄉始立錦坊五家聚處昆令季強兄之與我親
如同氣期盡此生日夕陪侍病不及問喪不得歸尚銘
諸幽以寓我悲鄉里善人又以考終咨爾後來尚振素
風

攻媿集卷一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一百十

宋樓鑰撰

塔銘

徑山涂毒禪師塔銘

徑山為東南第一叢林非第一等人不足以居之淳熙十五年冬丈室虛席臨安守臣奏請無錫華藏涂毒禪師壽皇素聞師名制曰可明年二月初吉方入寺遇今

皇帝始登寶位詔就靈隱開堂中使齋御香以賜恩禮甚渥道俗輻湊驚歎未有且曰是為叢林一段盛事非師不足以當此也師名智策姓陳氏天台人自號涂毒巖生英敏穎異父母素奇之十歲護國僧楚光見之曰此子風骨巉巖有出塵之姿又六年遂祝髮光授以經律理詣昭徹迴出流輩性剛簡居處語默肅如也尤不喜泛交善則慕之有不善雖親暱亦絕不與通年十九或告以定慧等學可以明見佛性即造護國請謁寂室

光僅七日偶過門洒然有省寂室許之謂老于叢林者
不能過也育王無示萬壽大圓皆一時大名德無不肯
可大圓問師甚處來曰天台曰見智者大師麼曰即今
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腳跟下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
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
在近此誠非寶師領之時豫章雲巖游禪師號典牛聲
震江湖師往投之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
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

見神見鬼曰雲居聞版聲來曰是什麼師曰打破虛空
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廝罵
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貞淨老人若
在見子亦當下拜遂領師至僧堂前撞鐘大言曰侍者
大徹矣牛機辯峻峭莫有嬰其鋒者師與之平章今古
泉湧風駛聞者為之錯愕踰年告别牛送以偈曰咄咄
臨濟宗行行正在爾遂結菴于淮西烏崖之下典牛凡
見浙客必曰識策公否客曰識之則欣然曰不虛生于

浙江其器重如此大圓移大為請居第一座秉拂之初衆已驚服嘗問訊圓圓俛眉不語師曰何其瞋悶圓曰期子濟濟多衆如雪峯存為山祐之派而談天者謂子無徒子意如何師曰參學惟恐無本苟有本對泥像說法亦高出諸方圓曰吾子器識過人玄酒太羹非常流所能知味也東歸又分座于國清此菴景元方住護國謂師曰公來歸三峯景元即收卷波瀾矣出世住黃巖普澤為典牛焚香是為黃龍四世孫歷天台太平吉之

祥符越之等慈及大能仁所至道價興行旋自護國華藏來住此山而師已老矣力行祖道衆至千餘每謂其徒曰來日無多豈久于此者弟子請建塔于東岡之麓紹熙三年秋畢工師曰生平言出沒死生如適園觀此言幾戶知之時節因緣乃在于此十六日升堂訣別衆曰請偈贊者如市隨叩即信筆應之二十五日門人宗惠問疾囑以後事仍曰子以文祭我師整襟危坐傾聽久之至酌茶尚饗為之盱衡一笑二十七日辰初湯

沐已竟剃髮更衣萬衆雲集說偈云四大既分飛烟雲
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暉俄頃泊然而逝八月
二日舉全身瘞于東塔壽七十有六臘六十夏得法弟
子已出世者十二人度四十三人
空此下原本
缺十餘字余非學
佛者未嘗參禪又與師無半面而惠公余鄉人錄師行
實求銘既適越貽書不已惟師之始末勁挺洞達無一
毫回護意氣于余心似有契焉乃具載所錄而系以銘
其實無此可也銘曰

臨濟正宗直下不絕揚岐積翠何有分別矯矯典牛付
授親切涂毒一聲聞者腦裂雲居版聲風撼深雪徑山
一著霜夜秋月掃盡葛藤光明透徹我詞贊揚慙媿饒
舌

天童大休禪師塔銘

余家四明十禪刹錯立名山中兒時未甚省事已聞人
稱老尊宿頗衆而大覺小珏之名尤著且久大則宏智
正覺小則師也師名宗珏和州烏江人姓孫氏生不茹

輩世業儒而性樂空門年十六白父母願出家止之不
可遂依貞州定山貞如住持德雲十八進具長蘆祖照
道和聲振東南師往叩謁照與語奇之留為侍者時真
歇了公為座元師入室問云佛祖不到處是什麼境界
歇豎起一拳師擬議歇揮之師即領悟遂云將謂無人
到歇云放過一著宣和中歇主長蘆學徒益集至千七
百衆師代居第一座為衆說法建炎初元之蔣山入慈
受深公室語契淵微尤相器重尋避地浙東侍歇居補

陀巖道價愈高郡請住岳林布袋道場不就寵智時在天童視歇為兄邀歸山間又命師挂牌領眾象山延壽虛席使君延請再三始從之紹興二年太守陸公長民仍遷師于岳林備禮開堂丞相范公宗尹自號退晦居士與師為方外交遠來勸請參政孫公近時為部使者為范公草疏禪門以為美談師即嗣真歇幾三年退處翠山依宗禪師待制仇公愈遷之香山一住十八年衲子雲趨寺為一新二十五年尚書王公侯請住雪竇二

十九年真閣張公偁遂以天童招之師念太白名山寶
寵智之後一遵規式無所更改道俗益嚮之師容貌奇
龐度量恢偉喜愠不見于色終日頽然無所修綜亦未
嘗振厲風采而見地明白深造自得死生之際卓然過
人人于是尤以為不可及也時城中湖心辯公宗師與
師生之年月皆同三十二年八月上浣辯以遺書來師
初無恙覽書笑曰齊年既行吾亦逝矣翌日迎賓如平
時晚欲小參侍僧以為暮矣即令集優婆塞衆人知其

有異舉寺咸會師從容普說多致垂別之意既歸丈室
濯足就座整容跏趺汨然而逝又八日學徒奉全身葬
于南谷壽七十二臘五十四師等慈接物無貴賤之間
侍制張公幼昆弟與師為中外親舍人孝祥又視公為
父行皆一時名勝師視之藐如也嗣法三十餘人分領
宗風而足菴智鑑為最顯足菴住雪竇數年與余素厚
紹熙三年余官後省忽得足菴垂絕之書專以先師大
休塔銘為祝大休師自號也余幼欽師之名而不忍違

足菴之祝為之銘曰

是釋者流視生若浮生兮若浮死兮若休生既曰休死
又何求足菴之求為銘諸幽

瑞巖石牕禪師塔銘

師諱法恭明州奉化人俗姓林母楊氏號佛光道人日
誦蓮經甚專一夕夢胡僧來謁既寤而生師父早喪年
十五乃白母出家以棲真禪院僧則韶落髮為師宣和
七年受具戒習南山律于湖心寺繼受天台教天童宏

智覺禪師法席方盛師又更從之兄事自得暉晝夜危
坐一日坐殿廡間忽傍有僧曰本自不生性無和合師
一入耳根豁然開悟流汗浹體即見宏智反覆問答機
應如響智遂留侍傍久之再歷江湖徧參石佛萬年閑
公室中嘗一舉似地擎山話經月不契他日再往閑日
似地擎山作麼生師掩耳而出草堂清不許暫到入室
師真造前清舉拂日識得這個參學事畢師曰拈卻這
箇喚作什麼清擬再舉師奪拂子擲地上曰老漢拂子

也不識一衆駭嘆黃龍忠置界方槌拂于香案上師謂其侍者曰和尚此一絡索作何用少頃一一拈起問過一機不來莫言不道侍者白忠乃盡撤去三年復歸天童主藏事即分座說法遂為第一座智所舉宗要師不為苟合智愛而畏之紹興二十三年越之光孝虛席即移書于智求一本色人智以師參學行業始終明白薦之既往會應天塔壤或請捨去師曰非我尚誰為耶塔成始行未幾復住能仁隆興改元趙公侍郎出守四明

命主報恩兵燹之餘前人相繼興造凡所未備者如鐘經一臺等處皆師所建軒敞宏大遂為一城蘭若之冠乾道六年退居小溪之彰聖明年榮陽郡王又起住瑞巖居山幾一周星闢舍宇以安衆開山田以足食又建圓通傑閣輪奐甚美皆師餘事也大參范公請師于雪竇自得暉公歸自淨慈乃請雪竇實還之復居瑞巖淳熙八年八月十三日感微疾謂弟子曰毋以藥石累我殆將行矣十九日以書招自得且從之越五日始至談

笑如平時付以後事作士大夫及道友書六緘已而諸
山皆會以翌日遲明升座說偈而逝郡守謝公修撰得
師遺書喟曰恨不識此老即以其座元如壁繼之師壽
八十臘五十九受度者四十三人嗣法者十人山之西
偏夙號上方于是立塔以奠寔九月三日也師之從姑
歸余叔祖故自少時與師遊璧求銘于余余非學佛者
然竊謂桑門之法有三曰律曰教曰禪學者當先習律
以檢其身次聽教以廣其業然後參禪以求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一聞千悟世出世間法則為全人矣況是三
者本無異途苟能貫通何所不可惟師天姿勁挺持律
嚴甚而禪教並行直以古德自期愛身如冰玉終老不
衰素主大剎起居寢食無一日不與衆共不務緣飾無
他嗜好自號石窻叟峭直骨梗未嘗偕人以詞色見有
道者雖坐下版必力加提引成就名譽郡命公定師畧
不容私或以賂得叱之不貸至白郡將汰遣之諸方異
辭輒遭呵叱衲子慧而狂者至則摧折有僧自謂罷參

指地曰人人喚作地我道不是汝喚作什麼僧未及對
即斥去同行僧請代一轉語遂舉一拳師曰同坑無異
土併逐之臨安淨慈人所願得嘗馳書請師乃航海以
避命郡為申免皇子魏王作牧每加敬禮欲訪師于山
間辭曰路遠而險徒勞民耳其嚴冷類此公卿名士為
方外交者甚衆丞相魏公晚歲與師尤厚嘗嘆曰自得
如深雲中片石石窻則空門中御史也縉流以為名言
師行解甚高不為夸詡以驚衆壬辰夏旱郡請說法即

日甘澍次年又旱定海宰延之師曰前此偶爾非吾力也堅拒不受邑人固請即又雨焉嗚呼禪林五枝蓋出一本惟曹洞宗至芙蓉而大振石林葉公左丞稱其與之嚴者得之必精傳之必久河南邵公子文稱其為特立之士二公皆名儒言必不苟一再傳而至宏智尤光明俊偉而師得其正傳卓立傑出確然自信末後一著照映今昔盛矣師機緣有三會錄瑞巖後錄壁立千仞不可挹酌叢林尤所尊敬讀者尚自知之瑞巖古道場

壁以師故出世即居之久而衆無異辭不負所託矣銘
曰

此道本無二五派寢分別猗歟曹洞宗綿密更親切稽
首芙蓉師壁立蹊徑絕邇來一再傳奇鄒出丹穴石窻
嗣宏智游方俱洞徹門庭晚益峻坐斷衲僧舌如識滋
味人啗土炭石鐵醎酸甘苦辛開口了無說何以傳不
腐君其視茲碣表裏無纖瑕瑤璃含寶月

雪竇足菴禪師塔銘

師諱智鑑滁之全椒人俗姓吳自兒時已喜佛書每以白紙為經跏趺端坐誦之琅琅然母嘗與洗手瘍因曰是什麼手忽對曰我手是佛手遂視母大笑少長日記經文千餘言連遭親喪決意出家誓修苦行以報罔極之恩真歇禪師方住長蘆徑往依投一見異之師勤苦精進終歲脇不至席大休小珏禪師領千七百衆為首座獨指師為法器曰汝當振吾宗已而侍真歇來四明至補陀山遇羣盜蠱起避地之馬秦駭浪翻空舉舟驚

懼師坐蓬外獨不沾濕真歆益異之會京城三藏道法師講菩薩戒師受戒已背若負萬金然道曰汝真得上乘戒之証也徐即身輕真歇住雪峯服勤三載雖日親示誨終未超徹復回四明遯于象山縣之鄭行山乃海岸孤絕之處相傳山有怪妖不可入入亦多以驚異逃歸師曰吾為法忘形何懼耶乃即山中盤石縛茅為菴地高無泉脉師禱曰吾辨道來此山神其惠吾泉因鋤小坎移時而水溢食不繼則啖松枝以療飢時紹興二

年也一日有巨蟒入菴矯首怒視越數日復旋繞于牀
師不顧而去夜聞菴後巖谷震響如霆擊旦起視之有
巨石飛墜越菴而立于門並菴大木皆為之摧拉變怪
百出略可記者如此師不為動終不能害也明年正月
十四夜于深定中豁然開悟師自念云威音王以前無
師自証威音王以後無師自証者皆天魔外道遂下山
見延壽然曰日來肚大無物可餐菴小無牀可臥若能
與食展菴則住不然則去然與師反覆問答不能屈因

叩師見地師云一坐四旬身心瑩徹忽爾古鏡現前非
由天降不從地出自是本有垢淨光通不勞心力自照
也昔真歇嘗于室中舉門一物上挂天下拄地常在動
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是什麼物得恁麼而今照破方知
天蓋不及地載不起喚作古鏡亦是謗他遂有頌云箇
鏡光流遍刹塵鑑照無碍體難分羣靈巨德皆稱妙凡
聖無非裏許身然云不易到者田地師至陳山欲航海
或指曰此鄭行山中肉身菩薩也人皆環遶求偈時天

大風不可渡師謂篙人曰吾為汝偕風泊登舟俄頃而
濟抵岸則逆風如故徑至岳林見大休云久違尊顏即
不無如何是同風不門底人珏云井底蝦蟆吞卻月師
云賓主不立報化平吞珏云向賓主不立處道師云不
辭道恐涉唇吻珏云只今將什麼抵對師云不偕珏云
佛祖不奈爾何師禮拜遂令受具聞翠山宗白頭機鋒
峻峭往叩焉時師方為岳林行勾擔二布囊隨得即受
備歷艱勤人所不堪宗云為衆竭力不無其勞師云須

知有不勞者宗云尊貴位中收不得時何如師云觸處
相逢不相識宗云猶是途中賓主作麼生是主中主師
云丙丁吹滅火宗以手掩師口師拂袖出宗遷雪竇挽
師偕行荷負衆事會法堂新飾且命師為衆普說宗嘆
曰吾生有耳未嘗聞也叢林愈加敬焉宗乃宏智高弟
師因造宏智室動輒深契二十四年遂舉住棲真隆興
二年移定水侍郎趙公子瀟聞師名屬侍御王公伯庠
製疏備開堂禮嗣法大休寔曹洞十一世孫也乾道五

年退席遂之天台八年嗣秀王來鎮請住廣慧淳熙四年皇子魏惠憲王請住香山七年參政范公移主報恩十年遂歸西山為終焉計十一年雪竇虛席衆皆以師為請師念明覺知覺道場勉為起廢一住八載所在道俗歸仰至是尤盛隨力葺理內外一新紹熙二年謝事止于寺之東庵太守林公枅稔聞道價命師再住不從必欲識面既見問道終日致請益堅力辭而歸三年七月乙未示疾己亥親筆遺書晦日以道具抄錄八月哉

生魄夜分戒其徒曰吾行矣送終其務簡約勿用素服
哀慟言訖書偈趺坐而化時暴雨疾風震動山谷人尤
嗟異四遠聞者奔赴盡哀于是相與建塔于山之左戊
午奉全身以窆壽八十八臘五十三嗣法及受度三十
餘人師素與余厚在雪竇作錦鏡以蓄飛雪上流為一
山竒觀嘗為之記師且死手書遺余告別以大休塔銘
為屬余既銘之師之徒又以此請不忍拒也余不習釋
氏學然聞古德相與傳授之際多藉導師有以啓發之

惟師根器過絕人自擔不悟不為僧則識趣已不凡操心如鐵石視身猶土芥又有人所不能及者初雖久依真歇鄭行之居略無怖畏非有師傳而遂得道禪門少見其比是時自覺般若有靈真有飢則一與之食寒則一與衣之驗夜行深雪自然得路若有陰相自以為大千世界無如我者一見大休誦言所歷休徐曰但盡凡心勿為異解師為之灌然意消而歸心焉師天資樸厚見地真實業履孤峻苦行堅密至死不少變等慈接物

法施不吝具大辯才浩博無碍為人說法或自曉至暮
或自昏達旦至連日亦無倦色音吐洪暢晚亦不衰聞
者聳服學徒每出衣資請師演說此尤禪林所未有也
雲深火冷尸居淵默有召之者雖祁寒隆暑不拒一毫
施利悉為公用丈室蕭然故六主廢刹積逋動數千緡
不過期月百廢具舉若禱雨暘旒疾苦其應如響神祠
烹宰物命輒為易以素饌有藏其鬚髮而得舍利者此
皆世俗所創見師不欲人言之以為非此道之極致使

其有之亦皆師之餘也師既亡太師史文惠公祭之以文有曰了悟圓通如觀音大士隨機化俗如善導和尚人不以為過也師生于淮南而化緣獨在四明屢易法席名震江湖而終不越境自號足菴人以古佛稱之惟師可以無媿云銘曰

祖師西來乃始有禪燈燈相續皆有師傳師之得道幾于神曜心鏡孤圓大千俱照曹洞正宗實艱其承十有二傳至師中興蛇虺之宅聞者怖恐惟師宴坐曾不為

動振錫出山據大道場四衆歸仰廣為津梁生于淮壖
緣在甬東名震江湖卒老吾邦法施不吝辯才無碍行
實堅苦而大自在人稱古佛師則無媿銘以表之用詔
未世

瑞巖谷菴禪師塔銘

淳熙五年秋有旨以明州智門僧景蒙住台州瑞巖寺
先是叅政錢公請為墳院公既薨其孫今江東轉運判
官象祖以大父治命辭于朝仍請敕差住持太傅史魏

公再當國謂蒙可瑞巖台甲刹師一旦自海山膺敕命
孤雲野鶴雖無心于去來然空門之盛舉也魏公分教
永嘉時與心聞賁禪師為方外交罷相里居夢如平生
傍有僧曰景蒙貌古神清談笑久之覺而叩天童朴曰
僧名頗異有斯人否朴曰是方為堂中第一座招之恍
如夢所見與論出世法了辯如響問其師則心聞也大
異之遂為延譽而得智門一住七年寺以寢興嘗葺古
殿得瓦于脊有字粲然蓋建隆改元之秋識語六言中

有師名若言超進之意抑又異矣在瑞巖前後十夏道
俗傾嚮寺居兩山間樓觀層出有溪自東北橫貫寺中
一夕暴漲衝決隄防棟宇漂蕩強半為瓦礫之場人以
為不復可興矣師曰吾當任此既而財力交施從容規
畫曾不踰時輪奐一新壯麗反過其舊師才智超邁不
以毫末自見因事而顯無不嘆服韜養之深從可知矣
師姓邵溫之平陽人族姓甚衆多以儒自業母感異夢
而娠英特開爽幼聞鐘梵則喜年十三從惠安淨覺大

師惟梵著僧伽梨明習天台教觀自以名相之學不足
了大事去遊國清又參育王山佛智裕公裕問以宗門
節目師不知所對嘗入室誤問鄉里師曰永嘉人還識
永嘉大師麼未及答批頰而出至于再兀然如癡寢食
不安者累月行道次忽聞鐘聲而悟即造室中又問永
嘉大師即今在什麼處師曰即日伏惟和尚尊體起居
萬福裕隨問向上事如何師擬酬應又復逐去次日再
入裕方發問師抗聲曰老漢今日敗闕也一拍而出裕

曰雋哉念母而歸龍翔心聞一見深器之問曰言無展
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試向言詮不及處通
個消息師以在手畫一圓相聞以拂子擊左師即畫以
右手擊右師又畫于中以兩手托呈聞以拂子當中畫
兩畫師禮拜而立聞大笑云三十年揀辨苗裔今日得
此烏喙耶由是依止室中通徹無滯遂令執侍左右既
歸鹿園如在菴賢雪菴瑾唌菴鑑全菴存筠谷達還菴
淳會下皆一時之名流惟師妙齡傑出聞以谷名師菴

且為之銘蒙侍者之名曰高矣又嘗謁臨安顯寧志公
志聞風壁立學者望崖而退獨謂師曰先世遺風餘烈
若未墜者尚在汝躬吾且拭目觀之名山法席聚衆千
數師分座提唱諸方咸畏而仰之師孤高絕俗若不勝
衣而嚴冷峻峭不可挹酌既坐道場槌拂所加龍象蹴
踏長靈之道光馬十四年十月十有七日為施主說法
似感微疾既歸趺坐良久泊然而逝山林震動鳥獸鳴
悲緇白奔湊如哀所親越七日闍維舍利遺骨瘞于居

禪師塔之右寔晦日也壽六十四臘五十一度小師四十嗣法者十餘人鑰贊倅丹丘草疏請師赴郡假道別未幾時而師以訃聞亟遣茗奠其徒以魏公真翰來俾銘其塔且曰吾師生得公贊死又辱祭以文願終惠之鑰不敏敢不承相君之命銘曰

輓峯高高歷千嶺寶坊樓閣非人境大浸稽天夜溟滓世界變滅彈指頃金碧掃地誰復整谷菴若子一笑領發揮金粟舊光景手高妙絕風斤郢稜稜鶴骨雙眸炯

古廟香爐無波井粟棘橫施發深省一超透出毗盧頂
真隱神交雖脫穎聲駕諸方增九鼎我游丹丘與三請
再別幾何俄莫茗石上主人呼不醒迷途多岐孰知警
勿謂空言如縛影影與俱傳久逾炳

延慶月堂講師塔銘

吾鄉延慶教院為東南諸郡之冠祖師建立不置佛殿
所以待後人者不淺累代多得人如所期焉余不及見
紹興以前事矣余歲時見鄉人尊重圓辨講師道琛永

嘉人初至說法是時宏智禪師諸大老拱手相顧曰此
非闍黎也道價最高大興此山繼以覺去予嘗銘其塔
月堂惠詢之住持在乾道五年之後然得圓辨之正傳
者也惠詢字謀道月堂其自號也姓陳氏父安寔家昌
國縣蓬萊鄉之朐山母馬氏夢僧倚門乞食而娠生有
奇相甫八歲父母攜入寶印院謁了印大師善隆摩其
頂曰能出家否欣然願留不肯去父母見其幼靜不類
凡兒每竊奇之不奪其志始授蓮經兩月而成誦無不

駭嘆十四為僧即造延慶依澄照子先法師學日勤講
業夜則坐禪迴與衆異或以飢食物玩游戲等試之一
切謝絕獨行獨坐惟以參尋祖意為急衆目之曰詢獨
立章菴道因法師高視衆作時居第一座驟加稱賞親
炙數歲盡得其說欲徧見諸山問所先因曰天台能仁
法照老人當今大善知識也且送之以序有曰吾子氣
貌溫恭烈暑鏤金而法服襪履望之儼然夜坐而不卧
不與羣輩相狎戲又曰兩山宿學皆吾故人盡行矣法

照尤喜朝夕與處衆嫉之且曰吾曹久侍老師反不若
新進耶夜堂講習一呼而隨者數人俱至師前遽曰教
門多途叢雜非一欲從公以決之師正容徐曰吾學佛
祖之大道壽量觀法十境十乘三千三諦皆是也得之
則見性成佛失之則殃墜無間有疑則問來若名相之
學方因箕沙非吾所知也一衆愕然不敢措辭而退或
曰此學海義龍也安得以衆人待之獨步于兩山者三
載圓辨方住延慶師曰百聞不如一見密入衆底竊聽

開演已自欣快偶聞提唱曰吾祖之道荆谿之後傳者雖多不無小疵惟法智天資超悟不假傳而自知用一性惡之旨大闡圓頓之談論即論具豈待煩惱之轉除約佛約心寧外婆娑之別旨一理貫通諸法悉捨師于言下洞然明白感發既深涕泪俱下遂造丈室自列辨曰子再來人也特吾之點示耳既日挈包在弟子列自爾左右逢源鋒不可觸尋入堂司有監寺以事忤衆衆欲撻堂負擔于門矣師急止之吾當任責乃領衆白辨

曰維那之言然即書片紙付堂司起監寺不共住衆遂
帖然微師片言豈不殆哉辨亡為廣嚴第一座偶擇主
僧郡以十名寘瓶中一索而得師或以年少為言師曰
吾何求哉力辭之尋出世住海瀕華雲以省母之便欣
然就之沙岸持鉢忽遇羣盜刦盡所有將解師衣正色
叱曰汝何為者我法戒貪嗔癡貪求何益于汝生有王
法死有地獄眼光落地受極苦時悔將何及貪富有命
強取之物豈為終身之樂幸自無事而作此業實可寒

心盜曰我將殺汝師曰吾以寂滅為樂汝若殺我早歸
寂滅受大快樂有何不可盜相顧曰是善知識也安可
害之盡還其物羅拜而退慈力攝持又能如此移住奉
川之禪院又遷淨居前田後江師曰此處可與鬼神說
法夜必炷香暗坐講法華經信宿間有飛螢一二遶于
前後尋有百十乃至千萬明于燃燭講罷輒去嘗夜出
螢往來江上不入講室夜分既歸螢忽來迎如繁星然
師見而笑曰是待吾講耶自爾每見之師不以語人然

自以為差適人意也移住普和問于草菴草菴曰僻在一隅大江橫前峭壁對聳佛影岩也前輩聚徒之地吾子其當之學子雲集鐘鼓一新朝參暮請晝誦夜禪禮講以時策筵有節乾道五年延慶虛席公定場中一舉師名衆口翕然師氣貌魁梧儀矩凝重未嘗以詞色假人精持律範動不踰矩法席謹嚴數百衆無敢犯者說法必窮蘊奧學者有不能解昏後坐起信堂一香一燈遠在簷下僧徒畢集師乃揮塵縱辯夜靜堂深言詳理

到境法俱勝隨資發越直疑祖師之復生忘其久立之
疲也至今舊人過其處遐想高風多至隕涕制帥秀王
每日延慶人中鳳也寺之西有蔬圃官欲以為貢院勢
甚急師怡然不顧方杜門終日禪定纔信宿府主見招
迎謂師曰貢院之擾得無動心乎今已得基址可以放
懷矣師謝外護之庇蓋有神現夢以為言也丞相魏文
節公好內典法華中有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稽疑
以叩自得石窗終未有所契舉以問師師曰此非大力

量人不能致此問乃曰春生夏長秋凋冬落世間之相
乎曰然非以其遷變而致疑乎曰然師曰四時遷變歲
歲同耶異耶曰無以異也師曰非止今年明年無以異
窮過去極未來亦無所異既無所異豈非世間之相常
住哉以至君臣父子生息大小不動本位皆得究竟以
至天地日月明暗色空海闊山高鶴長龜短皆出自然
莫不名體不轉貞常圓極故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
住了此法者不落階梯隨所見聞立地成佛文節有省

嘆曰經綸之妙還他教家魏惠憲王臨鎮來游獨坐一
榻俾師坐而問所傳何道師曰天台教王曰恐不及禪
家之直指師又曰禪教皆如在方便若就實知實見言
之何為禪何為教妙悟之人一切掃除絲毫不掛然後
龍菩提妙華徧莊嚴隨所住處常安樂王大悅屢以金
繒為齋施尋盡出衣孟建雨華堂等又募緣一新兩廡
至于卧不解衣講必更淨非入浴走廁袈裟未始去體
非赴齋啜粥蓮經不曾離念廚庫諸司不一回顧工匠

報作略不舉目大綱整肅不事苛細然犯必不恕欺必
照破中外井井無毫髮之遺史文惠王曰能使教門增
重今惟月堂一人而已師之傳道直欲追配古人非徒
塞責每曰以語之相似而證其言以資之善記而駕其
說皆非所以說法也惟自悟心宗而宣演之庶得祖師
之傳吾求悟門切勿目畫凡說教義不出私科惟著立
宗解一卷以救時弊淳熙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召門人
曰吾覺背痛殆將不久矣越二日辛丑集衆諷十六觀

經經終而逝十一月庚申奉全身葬于崇法祖塔之側
師壽六十一法臘四十五聚髮一器舍相無所葬于蓬
萊先塋遵遺言也分舍利之半同法智頂骨塔于大悲
閣郎中省菴陸公沅贊之甚詳所度小師嗣法者六十
人今柏庭善月其上足也餘皆散處諸方靈龕即路之
日緇素男女秉爐持花填郭溢郭幾于罷市觀者贊嘆
以為前此未有此豈人力也哉後二十有五年其徒請
銘其塔余非學佛者尤昧于教乘以其請之勤而察其

實行實諦為可敬為之銘曰

智者禪師祖天台教乃知禪教本無二道禪貴直指教
若支離存乎其人統而一之圓辨之興教門鼎盛奧惟
詢公傳得其正如淵之淳如玉之潔入自悟門縱橫演
說辯才無碍脫落窠臼如老斲輪得心忘手月雖已墮
孤老故躔柏庭之徒尚永其傳

育王山妙智禪師塔銘

代魏
丞相

皇帝即位之十五年有詔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釋

迦文佛舍利寶塔詣行在所住持僧從廓侍行既至命
入禁中觀堂安奉上御素膳焚香瞻禮親覩殊勝遂召
廓對碧琳堂問舍利從何發見奏曰自陛下聖心發見
上大悅親洒宸翰大書妙勝之殿賜廓以妙智禪師號
仍度僧五員頒錢萬緡眷賚優渥前所未見由是寶塔
之靈益顯而廓之名愈彰矣廓姓林氏福之長溪人家
世業儒踵登賢科生而穎悟不妄言笑羣兒強以聚嬉
泊焉如不聞有以出世法語之則忻然解悟年十五依

邑之建善寺祝髮受具戒時閩中名刹多有道之士悉
往從之佛心纔分室中舉四大各離今身妄身當在何
處有所感發述投機頌佛心首肯之而不自以為足也
去之見懶菴需公為侍者復依大圓璞璞大慧果公之
高弟門庭甚高始叩之若自失久之豁然有得服勤數
載璞撫之以為類已然以未識大慧為恨不憚重趼見
于衡之回鴈峯下大慧深加器重留三年告歸送之以
偈又以書屬璞曰廓乃佳衲子可為成就使異日為吾

家種子自此叢林爭下之紹興丙子大慧被旨來育王復來依焉大慧移徑山璞以繼之衆踰千數以為第一座制帥丞相沈公以廬山請出世大慧方名冠天下無不願出其門以偕重開堂日乃以辦香嗣大圓諸方以此益高之已而育王虛席尚書韓公欲邀大慧而舉以自代遂主此山禪衲雲集以祖孫三人世繼坐道場築堂于丈室之東名以三秀遂為空門美談才具素高以其暇日興土木之工皆極其壯麗增庾入數千斛施者

委金帛創為長生局五所百需皆備月施金錢飭僧以
萬計又造金塔以奉舍利此特其餘事爾日本國王閱
師偈語自言有所發明至遜國以從釋氏歲修弟子禮
辭幣甚恭且以良材建舍利殿器用精妙莊嚴無比丞
相史公帥七閩以鼓山趣其歸滎陽郡王力挽無行魏
王出鎮一見其風儀目為僧中龍又聞其機辯峻發肅
然加敬師晚以衣囊立菴于烏石山名以笑月為終焉
計有偈云三峯斂卻閒雲大海冷涵秋月庚子季春拂

衣歸菴杜門不與世接俄示微疾八月四日呼左右付
以後事澡浴趺坐書偈曰掣斷黃金鎖鑿碎玉樓鐘騰
身大虛外半夜日輪紅擲筆而逝壽六十二臘四十七
月五日葬于菴之寢室惟臨濟楊岐之宗至大慧而益
震又得如師者為嫡孫上承聖天子之休寵下為帝子
公相之所尊禮近焉道俗之歸向遠焉外夷之師仰可
謂盛矣籌室所度未易悉數有宜意者得法最的住平
江開元方有聲于時而遽即世禪家惜之徒弟至百餘

人家法嚴甚嘗以師語錄萃為巨編師呵之曰汝輩隨語生解去道益遠矣固不許師既沒乃始得百之一二刊之余投老山林與世相忘師謂可以語道往來無虛月警所未至相期歲寒一旦棄我而先愴念不已其徒求銘于余為之銘曰

楊岐千古栗棘蓬諸方誰敢嬰其鋒佛日老子雲夢胸呵佛罵祖一洗空子孫三秀玉几峯妙智傑出傳家風碧琳一語開淵衷帝子謂是僧中龍三韓萬里滄海東

苜蓿稽首禮益恭一聲擊碎玉樓鐘日輪夜半通天紅
亭亭寶塔上凌空烏石與之俱無窮

延慶覺雲講師塔銘

浮屠氏法盛于東南而明為最蘭若相望名德輩起予
固不能盡知其人然採之公言其間雖一代宗仰者往
往未免評議至問覺雲師則同然無異辭余尤不能知
也嘗造焉修幹古貌丹脣碧眼長松野鶴無一點世間
氣與之語愈叩而愈無窮名下士信不虛矣師既以隆

興癸未歲十二月十有八日化叔祖居士語鑰曰士之
難其全久矣趙魏老猶不可為滕薛大夫矧釋氏事寂
滅而不免于應世二者冰炭誰能一之能使學佛者宗
其教交游者服其人周旋酬酢無一可議殆鮮有覺雲
如者我與之方外交既已敘其行事汝銘之遂謹書而
系以銘師諱志連字文秀覺雲其賜號也俗杜氏世家
于明州鄞縣之寵山孕有祥生又不凡故母山氏篤志
竺乾法令從禮寂公慧云為師肄業崇壽年十八受具

戒明智目為僧中鳳雛圓照授以天台教義後從智湧
頓悟圓宗年登三十適延慶為第一座始開講席辯才
先放落落風生四衆聳服靖康以來更主五刹惟妙音
不及煖席而遷餘皆碎于兵火師一居之卒化瓦礫為
寶所圓辯重建延慶于煨燼之餘功未竟而死遺基廢
礎尚多有之虛席曠歲實難其人天童宏智禪師以師
為首衆議是之遂徙居焉經營十年無有不備施利山
積一毫不自奉悉以資建立事雲棟雪脊傑然城隅望

之如崑閬間物非大勤勞不易至此而師未嘗足也或
贊其新如藍者四當不媿智者師曰此有為功德耳豈
敢以此比跡前哲深恐不能洪宣祖道為法門罪人故
雖所至興建而講學不少休承學之徒翕然向風誠于
祈禱感應響捷或欲記之必痛以妄語為戒秘監姜公
守四明為師作真贊門人固請立石師終不以為榮其
不求名聞類如此一時名士多樂與游望之則毅不可
犯即之則和易溫恭久益敬之終不得而親疎也有達

官與之劇談貫穿禪律纒纒不倦驚曰師禪教並通師
曰冰泮雪消固一水耳又問華嚴般若似過于繁師曰
支離所以為簡易也于是肅然尤敬異之丞相沈公來
鎮以僧職處師師以老疾固辭丞相遺手札曰師當表
正一方紀綱諸刹毋退避以自潔且迫于諸方勸請始
受命謙退謹愿不見有異然主盟衆事惟是之從或有
私請雖大勢力富檀那不能回也時度牒再頒受戒者
僧吏邀取無藝師為立成規省十之九沙彌至于今德

之有不遠數百里求附壇者所革宿弊徐而不暴□□
□□嗚呼此皆人所難及者然師之所存心大而不密
體卑而道尊恭而不偽博而不雜寂用之涯不可得也
感疾既革衆以藥進師曰十方無碍入一道出生死書
偈畢撫掌大哂又以指彈屏風或問之曰我自幸至此
不覺喜樂鐘鳴當往矣已而信然師之所存果易識耶
享年七十有六僧臘五十有八度弟子行丕等十有二
人登門者甚衆傳道者三十餘人即以十二月二十有

八日葬于城南祖塔之側銘曰

舟不涂車不川離乎器用必偏惟寂滅釋所先惟應酬
世所虔工與拙必一焉偉覺雲幾于全峻而通周而專
得其得悟獨圓出緒餘應世緣識不識無間言教不吝
道以傳建塔廟崇人天定生慧無碍禪融一理達其原
金而玉嶽而淵尊尊師豈偶然道既成如蛻蟬嗟後人
視銘鐫

攻媿集卷一百十